

題・陳
鱣撰
稿本
行書

禮記集說參訂

十六卷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禮記叅訂

禮記卷一

海寧陳鱣

曲禮上第一

臨財毋苟得
臨難毋苟免
見利思義也
毋苟見守死善道也

按郭注必臨財毋苟得乃傷廉也
臨難毋苟免乃傷

義也
語極精
苟不緣此引湯注以證之
然何不云毋

苟見利思義也
毋苟見見危授命也

很母求勝分母求多軍這很母求勝急思難也分母
求多不遇寡而急不均也次求勝者未而能勝求多者
未必能多徒為失己也

按很今存誤作很此与唐石經宋十行注疏皆同

^注很閔也謂爭訟也疏云如有小閔很高引過歸

己不可求勝又云所分之物母得求多解此精義此
引論語以證之然何不云很母求勝急思難也分母
求多急得思義也至于次求勝者云不免計較得失

集說補正已言之矣

君夫生如尸之如新其遠

朱子曰

鄭原又云此乃大戴禮曾

子事父母篇之辭

此篇蓋取

彼文

而若夫二字失於

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誤矣

按鄭注言若以爲丈夫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

釋文夫方子反蓋古讀若夫句絕与上文賢者

下文是以君子是故聖人句法同鄭引春秋傳

者宣十二年先穀曰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又哀十

一年武殊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二侍合併舉之
明丈夫固有單併夫者後儒以大戴神文若夫二
字作虛字解乃云此取彼文失於刪去鄭氏不知
聖然夫二戴之文外有所南小戴何正失刪且
鄭君大儒豈不知此而乃是以乎又疏云雖不
齊亦南如祭前之齊必須齋折屈身集統引之而
刪去必須齋折屈身白于義未是

夫禮可以定執疏決嫌特集達到疏曰五服之內大

功以上服庶者為親大功以下服諸者為疏若妻
為女君期女君為妻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
而婦之嫌故令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特所服
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終也

按服屬者今本作庶者此同宋七十卷本十行
本注疏若服之十行本注疏作報之此與何時
閻監毛三本注疏同誤移易田云報者同服
相為之名是故以於報報以大小功報大小功

以總報總無以重彼種之殊故謂之報三本不知
報義甚微而服誤甚饒謂此尤本已誤報字
關係甚重不可不正是決於也宋十行本注疏
以下並誤作是嫌於者此與宋七十卷本合
分多辨訟案迭集曰辨訟則是非不相敵

按辨訟今本及岳本閱監毛本作辯項釋文出
辨訟此与唐石經宋十行本同石經初刻作辯
磨改作辨玩鄭注分辨皆別也與說文

辨

辨判也判分也分別也五經文字辨別也俱合

高作辨

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昭祀（案）迄撝裁抑也祀

主生減

撝鄭注撝撝就趨也釋文撝祖本反趨七俱反

就也向也疏撝者趨也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

度集說以撝為裁抑與注疏釋文不合且說

文撝字錢詹事云撝為為割說又割減也又

荀子不苟篇恭敬傳屈仲尼篇為貴之則
恭敬而信其義皆與樽同體謂如錢所云
知與集說礼主其減義同而與鄧訓為趨不
合蓋從荀子仲尼篇作樽說文傳聚也蓋積
聚而節者之是謂信節傳為假字據乃依字
是故聖人作為礼以教人集說朱子曰聖人作
禮句

按唐石經作是以聖人攷文引古本是利本

同此與衛集說在岳本十行本以下注疏本合
然以上文是以君子例之知此高作是以聖人作
為礼作字屬下惟注疏無明文岳本以此作字

斷句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案注疏曰婦人能奉
人故許自適古者四馬之車乘安車者一馬小車
生乘也

按疏云安車生乘者今小車者古者乘馬

之車主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生乘也此以改
節重文而用之于義終未顯明也

相薄之外不趨執之不趨堂上不趨堂上接武
案此疏曰接武足跡相接也

按疏云武跡也既不以疾趨故跡相接也此增刪
太甚便失疏之原又矣

車席如櫛衡案此如櫛之為如衡之平乃車席之
儀也

衡

右依如檣也衡也檣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

尾此謂卷席車之法故注云如有首尾然正於

舒席之時則有首尾故公食神云莞席尋卷

自末注云終也終於尾也也以此車席正欲其

不平如檣之自低而昂也福注已辨之云檣衡

從注疏作一事乃是余前應試於鄒遇此

題句題者經鄭注為主司所點然終不悔讀

鄭注也

若非飲食之客外布席之間函又集遠路曰若飲
食趣享以賓位在外室牖前列席南向不相對相對增
講說之客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兩席並
中問空地共一丈也

按鄭注謂講問之客也函狀容也疏通因文
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司遠近問三席之

蹴動生而是動也為失容故戒以毋動也管寧
席歲久惟兩膝處穿是是不動故然耳

按鄭注撥發揚貌蹴行遽貌疏是毋蹶者

蹴行急遽貌也謂客初至之時勿得以前行遽

恐有蹶蹶之親也鍾謂此二句俱承將即席

而言故除衣之發揚而戒是之行遽如此等說

指坐後且指坐久而言也若坐後且久則古人席

地而坐即或稍動何至衣則發揚而是則似蹶哉

乃引管寧坐席歲久失之遠矣載攷懿志
管寧傳注引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
一木榻~~每~~積五十年^餘未嘗箕股其榻上為膝
處皆穿與曲礼之將即席全不相~~涉~~以乃安臥
木榻而坐席又失引未嘗箕股而傳會
芝草不劫洗經名何~~堪~~以著此
尊客之前石比狗~~耳~~寧遠方氏曰不以玉璫駭尊客之
聽